

日記——假如

鄭凌輝

九月三十日 晴

今天，我剛認識了她——瑤兒。我似乎並不留意她姓什麼，只管肆無忌憚地直呼她的名字；瑤兒，瑤兒……好像過份親熱點兒吧！但看來她的影子總會在我這生了鏽的記憶中佔一個頗重要的地位，今日我總是這樣想著、想著……

我這個人就是這麼喜歡獨個兒胡思亂想。

十月七日 時晴時陰

唉，真是無奈的一天！我周遭的朋友整日傳言我和瑤兒在談戀愛。天啊真攪不清他們是對男女之情過份敏感，還是咱們的交往過於熱情呢？抑或是……

流言的煎熬令我精神崩潰，渾不是味兒。我受不住了，便找瑤兒談談。因為問題是必須解決的，這是我一貫的作風。

「你是否介意他們這樣誤會我們呢？」

瑤兒並沒有回答，只是緩緩地搖了搖頭。

你是真的不介意，還是……或許是我多慮吧！

沉默是我倆交往的絆腳石，無聲是咱們溝通的障礙。她那時一片茫茫然的表情終日在我腦海裏流浪，揮之不去。

十一月十一日 陰

碰上思緒的呼喚，我知道我該出去逛一逛。在路上碰見瑤兒和她的一群朋友，便相約一塊兒逛街。不知怎地，她們老是製造機會給我們單獨相處，更說什麼羨慕咱們兩小口子啊！唉，這簡直是精神上的折磨。

瑤兒並沒有什麼表示，既不制止，也不否認。她不擺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渾不當作一回事般，難道她並不介意，還是在期待些什麼呢？我傻傻地站在那兒……

這是一個窘迫的下午。

二月十日 晴

不知為何，今日的心情特別好，便約了瑤兒，宏操及子熹一塊兒逛街。可能是因為臨近情人節的關係吧，到處都是賣花兒的小店鋪。臨走時，宏操和子熹更慫恿我買花兒去哄哄瑤兒。不知怎地，我居然變得很聽話。的確是很聽話，只曉得默默地走向賣花兒的小店鋪，挑花，付錢，然後走向瑤兒身旁。

「送給你。」我柔聲說道。

只見她毫不猶疑地收下，更痴痴地向我笑了一笑。

笑姿映著夕陽，迎著海風；是羞澀嗎？是痴迷嗎？還是我內心的寫照呢？

二月十四日 間中有雨

天正飄著小雨，思緒總是昏沉沉的。或許整日埋在數字堆裏，心情變得煩燥不安。

下午，瑤兒突然致電給我，卻表現得十分沉默，好像在期待些什麼……

時間有如逃兵般，悄悄地開溜，但瑤兒仍是在沉默。我那煩燥的脾氣從久埋在心坎裏爆發出來，卻沒有怒氣。

「你到底找我有什麼事？」我問。

「猜猜看。」瑤兒俏皮地回答。

我的思緒隨著瑤兒的回覆進入沉思。潮濕的記憶無法和現實串連在一塊兒，縱然我在苦苦思索。

天依然把它的淚水掛在玻璃窗上，電話仍傳送沉默的信息。

「唉！你們這些男孩子儘是沒記性，真是……唉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記起了吧！」瑤兒無奈地說。

「唉喲，真不好意思，把你的生日給忘了。生日快樂！」我無精打采地說了一句祝福語，顯得很敷衍，但肯定的是我的話就只有這麼多。

「你除了這句『生日快樂』以外就沒有別的話要對我說嗎？」瑤兒滿懷期待地說。

「你想我說些什麼？」我的唇正向瑤兒發出疑問。

瑤兒必沒有回答，只在默默等待。

分秒如流水般逝去，我漸漸明白瑤兒在期待些什麼，但是我要顧慮的事實在太多，根本……

「為什麼到現在你仍不肯面對我，你還要顧慮些什麼呢？」瑤兒柔聲地說道。

顧慮？我真的很顧慮，還是在逃避呢？

沉默為我帶來數分鐘的寧靜，但寧靜阻止不了思緒如紙屑般紛飛……

「你再不回答我，我可要掛電話了！」瑤兒說。

我的思想在瑤兒的言語裏遊蹤；他在嘗試感受瑤兒的心情——煩躁、不安、無奈……

思想在憂柔寡斷。突然，感情替他向唇下達命令。一項叫唇表達意向的命令。

「我願意把你的影子永遠地融入我的思想中，每一刻都允許佔領我的思緒，這是我對你永遠不變的承諾。」我說。

這是我認同瑤兒在我心中價值的第一句話，但似乎有些肉麻。

瑤兒並沒有說話，或在靜靜地品嚐。

四月十六日 陰

陰霾是瑤兒心情的寫照，嚴霜是她表情的衣裳，不瞅不睬更是她對我的政策。

下午，我的心情亦受到瑤兒的感染，渾不是味兒。芷露突然出現在我面前，令

我有點愕然。

「怎麼樣，被情人不瞅不睬的滋味如何？告訴你一件事吧！不知是誰把你和瑤兒的關係向眾老師公告，而且我還聽瑤兒今早被某位老師抓去囉嗦了一輪，攪得她心情不甚好。你可要小心喔！」芷露說。

芷露那詭詐的眼神，陰沉的表情和諷刺的語氣肆意地蹂躪我的思緒。而直覺告訴我，那從旁攪局的便是她——李芷露。

瑤兒主動來找我，本以為問題已解決，那料到她仍受控於壞心情，沒談上幾句，她便以「你很煩」三字擊潰我的思緒。

我很煩，難道我真的很煩？我只不過關心你而已，難道我連這一點兒的權力也沒有嗎？

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。在茫茫然的視線中，周遭的景物減卻了顏色；而心中所想的只有「你很煩」這一句話。

這是一個心碎的下午。

四月十七日 陰

思想在沉默。整天守在電話機旁，是在等待瑤兒的來電嗎？我也不曉得。

等待，仍是等待，是無了期的等待。

下午，思緒為愛情奏起輓歌；月老正準備收回綁在我和瑤兒腳上的紅繩；但我覺得月老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。

月兒輕輕地爬上樹梢，和世上萬籟譜成一首浪漫的組曲。浪漫，我為何會這樣想呢？

看來我快瘋了。

四月十九日 晴而有雨

流淚的滋味並不好受，但我明明知道這套理論，為何……

一晚未睡，乍見藍藍的天空有如喝了酒似的，滿有閨女羞澀之色；街上的行人總是成雙成對的；兩者交溶在一塊兒，洋溢著熱戀中的氣氛。

熱戀，是一樁美事；但對我而言，卻是為往後的心碎鋪路。心碎的感覺有如枷鎖，限制了情緒，只允許它住在悲傷的心坎裏，而且是沒有限期。

傍晚，天驟然把它的眼淚掛在玻璃窗外。淚水映著霓虹燈色，一橙一紅的，蠻好看。

思想突然尋找美麗的回憶：同是一個下雨的傍晚，在公車上，瑤兒依偎著我在談笑風生；企圖向世界炫耀幸福……

視線開始模糊，本以為是上天的淚水，那曉得居然是我的眼淚攪得鬼。兩股滾燙的淚水盈眶而出，緩緩地流向兩頰。

我又哭了。

四月二十日 陰

思想開始為我帶來一種扎心的感覺——分手。

（沒錯！或許這段感情已經過了期，不能再品嚐；但為何記憶沒有期限，令瑤兒的影子總是纏繞著我的心。我想。）

下午，我向瑤兒提出分手。分手，是一個很難啟齒的名詞；卻沒有任何意識去阻止果斷向唇下表達命令。縱然表達得很婉轉，但所要承受的傷、痛仍是很重，的確很重，我也感覺得到。每說一句，心都被扎了一刀；思想也不能倖免，血淋淋的，滋味並不好受。

思想開始混亂。良心為自己辯護。

都是果斷的錯，為何要製造惡果懲治雙方，令兩人都要受到傷害。

感情也在咒罵著果斷。

都是你的錯，難道曾經刻骨銘心的情也不能冰釋一時的誤會嗎？

忍受也不甘後人。

為何我不惜一切地忍耐，甚至忘了自己；而果斷的你卻從旁攪鬼，害我所付出的一切都毫無價值、意義。……

果斷默默無聲，或者他在懷疑；或者他在後悔；或者他在默認……

五月一日 小雨

不知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喜歡獨個兒看著碎花玻璃瓶，靜靜地沉思。

可能是瓶子裏的世界吸引了我，總令我覺得那兒可找到很多不同的我。

懦弱的我；

自私的我；

甚至——愛哭的我

……

醉，我總覺得它有屬於它的一套。在醉的世界裏，我變得善忘。

在醉的世界裏，我忘了本性；

在醉的世界裏，我忘了感情的折磨；

在醉的世界裏，我忘了自己；

在醉的世界裏，我忘了瑤兒和有關她的一切、一切；

……

醉，成了我的摯愛；或許吧！

五月十日 小雨

整日閒著無聊，突然有意在日記本上寫一段似詩非詩的文字：

問世間，情為何事？

直教人痴痴迷迷。

天涯海角雖眷侶，

幾許相守齊白頭。

相聚或是趣，

離別不為苦；

痴情只為傾心者。

卿應明瞭，

渺松濤夜雪，

鴻雁孤飛；

寸心隨伊去。

夜涼如水，腦海中泛著一葉後悔的孤舟。後悔，我的心在默認；我的思想在贊同；我的感情，我的記憶全都在後悔：

假如沒有九月三十日的相識；假如沒有三月十四日的承諾；假如……假如……

假如我並不存在這世上。

……